





萬曆己丑孟春梓

鑄孔聖家

武林吳氏家藏原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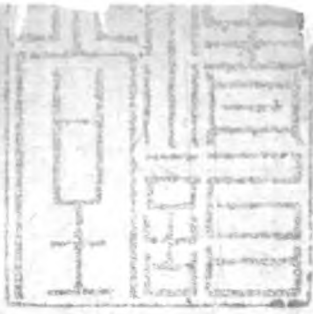
語圖全集

孔子家語圖敘

三



余按家語孔安國得之魯恭王壁藏文也
篇凡四十有四劉更生氏校讐去其二之
一後王肅復得之孔猛家目與安國合則
四十四篇其全文也王文格公嘗錄其全
而家藏之余得其本繹其義遐想其公卿
大夫所與接聖賢弟子所與遊恍若得於
心目間而恨不獲一觀其範有季矣歲丁



亥余師澹所楊公捧

冊魯藩過闕里謁孔林獲所傳聖蹟圖歸而授余覽之生平行槩具見於繪帙中昔日羣侯卿大夫之所接弟子之所遊展冊輒了之余感而嘆曰士君子後孔氏而生即不獲坐杏壇中側聞大聖人咳末亦不獲適邾魯鄉晉接大聖人動止僅之口其遺書目其遺蹟而大聖人垂訓範於當年本篇是為滅其原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秦之戴聖又秦之近世安庸又秦之經三秦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及燕泉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予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孔聖家語圖題辭

常熟王鏊題

予少則讀家語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
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
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
家語也乃知家語所有不同編索舊本不
可得一日至書館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
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

妄庸所冊削也序稱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衍爲戴聖以禮記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

者一若面接而躬承則萬世而後幸存聖人之語與其遺跡而俾後學之士宛如化雨中人而大聖人之遺訓遺範亦賴以不泯則圖語皆道之寄也統之不可廢置家語固當與諸聖經並傳而此圖所繪與語中所載大都相表裡必合圖與語而大聖人之言動始全余患
之戊子省
試養靜山房者數越月
安

孔子家語圖
卷一
孔氏全書與揚師所授圖考究其槩或不
無異同缺畧之差余遂緝為一書圖按聖
蹟之遺文仍王本之舊其先後則以孔氏
全書為據編年則尊周而次及于魯魯及
于列國考古名公釋論而以意按之其毀
蝕無考者則瑛博學君子補焉名曰孔聖
家語圖僭以撻之剗厠氏庶同志者統觀
家語可以窺聖經之全而首按其圖又可

以見聖人之蹟矧

今天子明黜異學諸不在孔氏之書者禁
不得進則家語固聖經所散見而此書之
行未必無裨于聖教之萬一也或曰安國
附會聖經以詎末學而重附會之則誣生
平無一樹立而妄以意按其事則僭語與
圖本不相類而敢于牽合其說則謬嗟
苟其有裨于聖教之萬一則僭耶誣耶謬

耶余又何辭

萬曆己丑歲孟春人日武林後學吳嘉謨
謹敘

孔聖家語圖叙

瑯琊王世貞撰

王子曰儒者誦法孔子將統一聖真羽翼
經傳是務自非好學深思攷究行事有不
能軌則嚴範云顧自經統割而為諸子諸
子散而為百家駢拇枝指繁於詞哉而至
是乃諸籍並揭獨弁髦吾孔氏家語置弗
喙蓋余每觀都人士語玄同譚空相歌楚

子聖家語卷之五
此矣瓠落雕龍之辯不啻歆表家語為世
儒範也世儒徒謂家語家語耳平：無奇
周念中所載率孔氏當年家法以故浸淫
百氏百氏之說茂而聖經幾蝕維時吳生
以家語圖紹介未謁且乞之叙余惟黃鐘
毀棄瓦釜雷鳴所從來久遠願諦相魯儒
行及論禮辨樂等篇揆聖經若出一轍又
况彼漆園傲吏托大聖為重言世儒至津

：譚之矧家語言：孔氏叻哉舍家語又
安所尋孔氏枝旌為聖經佐也昔太史公
周游名山大川及適魯觀仲尼車服禮器
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今其言若行與蹟備
載是編中世儒有能手之作如是思維拊
樹什勛於經傳獨柰何輕斥去願百戈
也不然尊孔氏之學以臨百氏夫孰
波猶自勤俞見狄牙善而羞異

或曰吳生是編核而真詳而有體王子宜
為叙其功不在安國下迺胡斤：世儒喋
也世儒置家語而宗百氏吳生獨否喋世
儒功吳生也若迺吳生所標次他叙中論
之蓋詳王子不贅

家語圖凡例

一標題何以稱孔聖集覽曰素王之風孔聖之風
化也故以孔聖標之而曰家語圖者從安國之
舊名而增其圖耳

一自天子王侯學士大夫幼如童蒙遠如四夷微
如市販愚如婦人女子莫不欲想見聖人之儀
容故以孔廟所藏衣燕居服行教闕里小像最
真繡於卷首

一先聖歷年事蹟雜見傳記諸書者多牽合附會
莫可據信惟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載先聖歷

年事蹟頗詳今謹據其說續以聖蹟圖彙成四十幅而以意按之於後以便考古者稽焉

一按魯壁銘云先聖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誦斯言也頌廢興雖於孔聖無加損而使後世復覩大聖人之道皎然如上古者漢高一祀之力耶故以漢高祀先聖終其圖焉

一歷代贊詠載於諸書者甚多不能盡述茲錄其一二附於一卷末俾後學者覽焉非敢有選擇云

一家語中記載間有關畧而文不相蒙其雜見禮經子史反為周詳而未經聖賢刪定者分行補註其闕文之下

一家語之文別見於經史百家者其註疏之說辭雖不一皆或可以發明王註之所未及乃參伍其辭以補註之

一語中所引詩書王註多與今文必異今皆以篇章之名係詩書之辭之下以便參解

一王註簡嚴未易卒解者即按經史註疏本文節抄於王註之後

一王註傳寫雖訛無經史可據及毀蝕無文可考
皆闕之以俟知者

一篇章次序今依何孟春氏編次

孔聖家語圖目錄

一卷

先師遺像

麟吐玉書

天樂文符

筮仕委吏

賜鯉名兒

問禮老聃

觀周歌器

嬰沮齊封

禱嗣尼丘

誕聖降祥

戲陳俎豆

載官乘田

學琴師襄

訪樂萇弘

在齊聞韶

退脩授業

為宰中都

夾谷會盟

誅亂兩觀

請墮三都

受樂遙行

圍匡自信

次乘衛靈

習禮宋郊

東門貽誚

陳庭辯矢

寄心擊磬

禮衰去衛

厄陳絕糧

反蔡問津

臨河傷類

觀臺釋戮

楚封見沮

季康幣迎

刪述六經

著作告成

西郊泣麟

夢奠兩楹

葬魯泗上

漢高崇祀

附歷代贊詠

二卷

相魯第一

始誅第二

王言解第三

大昏解第四

儒行解第五

問禮第六

五儀解第七

三卷

致思第八

三恕第九

好生第十

四卷

觀周第十一

賢君第十三

五卷

六本第十五

哀公問政第十七

弟子行第十二

辨政第十四

辨物第十六

青聖像



新都程起龍伯陽甫薰沐寫

按祖庭廣記

凡四十六表反首注

面月角日準河巨法口肅顛蚪蜃昌顏均頤輔喉
 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
 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
 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
 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
 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什就之如升視若營
 四海躬履謙讓曾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七尺
 六寸腰大十圍

武林弟子吳嘉謨謹述

禱嗣尼丘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
孔叔梁紇與妻顏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明年
迺生孔子孔子首上圩頂象尼丘因名丘字仲尼或
云字迺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
也

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
以爲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_母徵在禱於
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
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麟吐玉書

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
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
信宿而去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

按玉書天樂五老二龍事不經見先儒以爲異疑
而不載噫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
生皆有瑞應而况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
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有
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故并錄其事蹟云

誕聖降祥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巳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孔子父爲陬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鄒邑之宦邸也孔子誕生之辰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

按顏氏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天樂文符



孔子誕生之夕顏氏之房聞鈞天之
天感生聖子降以和樂之音故孔子生
十九表曾文曰制作定世符

按孔子前母施氏其生母迺叔梁紇之繼室也司
馬遷曰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註曰不合於禮
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
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
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
九姊有一兄信然



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群兒迥異蓋天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群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七歲入晏平仲學

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迺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耶



莖仕委吏

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其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不爲矣

子聞之曰是禮也

按闕里誌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其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不爲矣



載官乘田

孔子先為委吏即以是年為乘田是兩官皆在一年也畜養蕃息朱子曰職讀為楫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孟子所謂乘田

按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尚屑為之蓋欲祿養其母耳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蕃息未嘗以為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二事而事親之孝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賜鯉名兒



孔子二十一歲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
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按孔孟圖譜不以為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
未為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
何為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為委吏也明
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
委吏者多矣胡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
其為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
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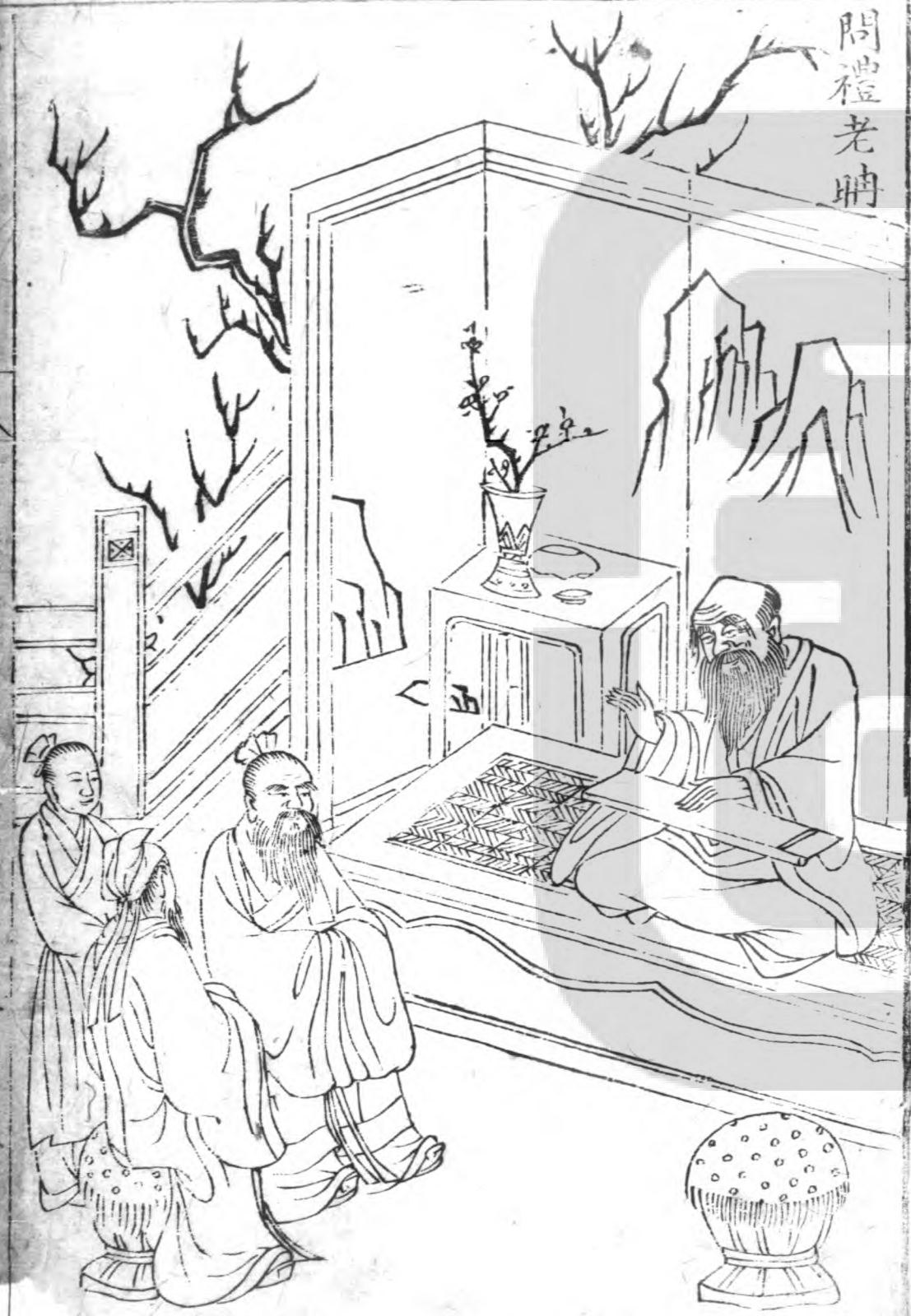
學琴師襄



孔子三十歲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孔子適晉學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可以益矣曰未得其人也有一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孔庭纂要諸書以學琴在于是年為得其真也

問禮老聃



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與南宮
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
蓬累而行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

按老子楚之芒縣人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
五篇言道家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
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
二說皆誤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言之老聃即
孔子問禮之人也



訪樂襄弘

是年孔子適周問禮即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
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
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
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
按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府資縣是也周敬王
時為大夫又按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衛侯使祝
鮒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軟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禮問樂俱在一年
也家語其可信乎

觀周敬器



是年孔子至周觀周桓公廟中之歌器問於守廟者
此謂何器對曰此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
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至誠故常置之於
坐側於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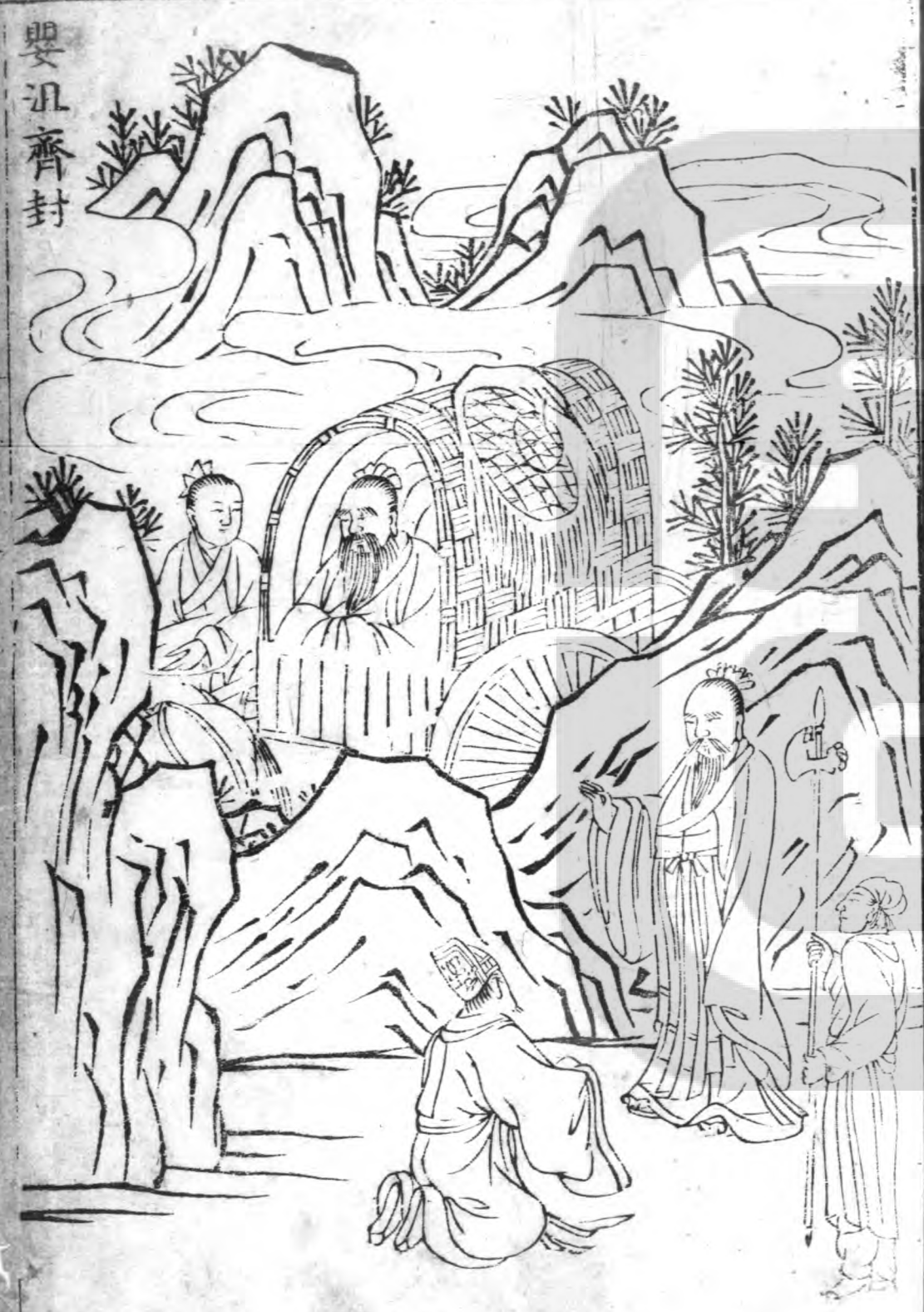
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歌器愚謂韓詩外傳
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為是不然何杜預謂
周廟歌器至漢京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始
不復存又孔庭纂要以此事載于孔子四十六歲
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向不
知宥坐為何器而後問歟其非魯也明矣



在齊聞韶

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太師語樂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按孔子因季平子逐昭公之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入之義也或因以默相昭公於齊歟聞韶音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言當在此時矣然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於論語所載歟



嬰汎齊封

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齊景公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公說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民也後景公語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

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退脩授業

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魯昭公卒定
氏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故孔子不仕退而
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

按季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虎執懷桓子怒虎因
囚桓子與盟而釋之由此虎益專恣自大夫以下
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為宰中都



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定公以孔子
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
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
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

按

大明一統誌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
山不狃之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為中都之前是
矣若云在為宰之後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
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不狃之召豈理也
哉豈人情也哉

夾谷會盟



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春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獻酬禮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旌旂羽
 旄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夷狄之樂
 何為請命有司却之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奏
 宮中之樂娼優侏儒為戲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惑
 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公懼有慙色於是
 遣使乃歸所侵魯之郟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按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失
 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事
 感於人之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也

誅亂兩觀



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道不拾遺

按家語云子貢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夫子告其故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整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之姦雄也故不可放也觀夫子去惡除姦之速如此則凡有裨於君國也也民者無不舉矣宜乎國人有衣章甫之誦歟



請墮三都

是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
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
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

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其機而為之季氏是
時自不柰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斯言得
之矣或曰費郈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
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夫子之本
心也因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
見信於季孫季孫悅夫子之言則費郈之墮出於
不意及公斂處父次第喚醒孟氏故不肯墮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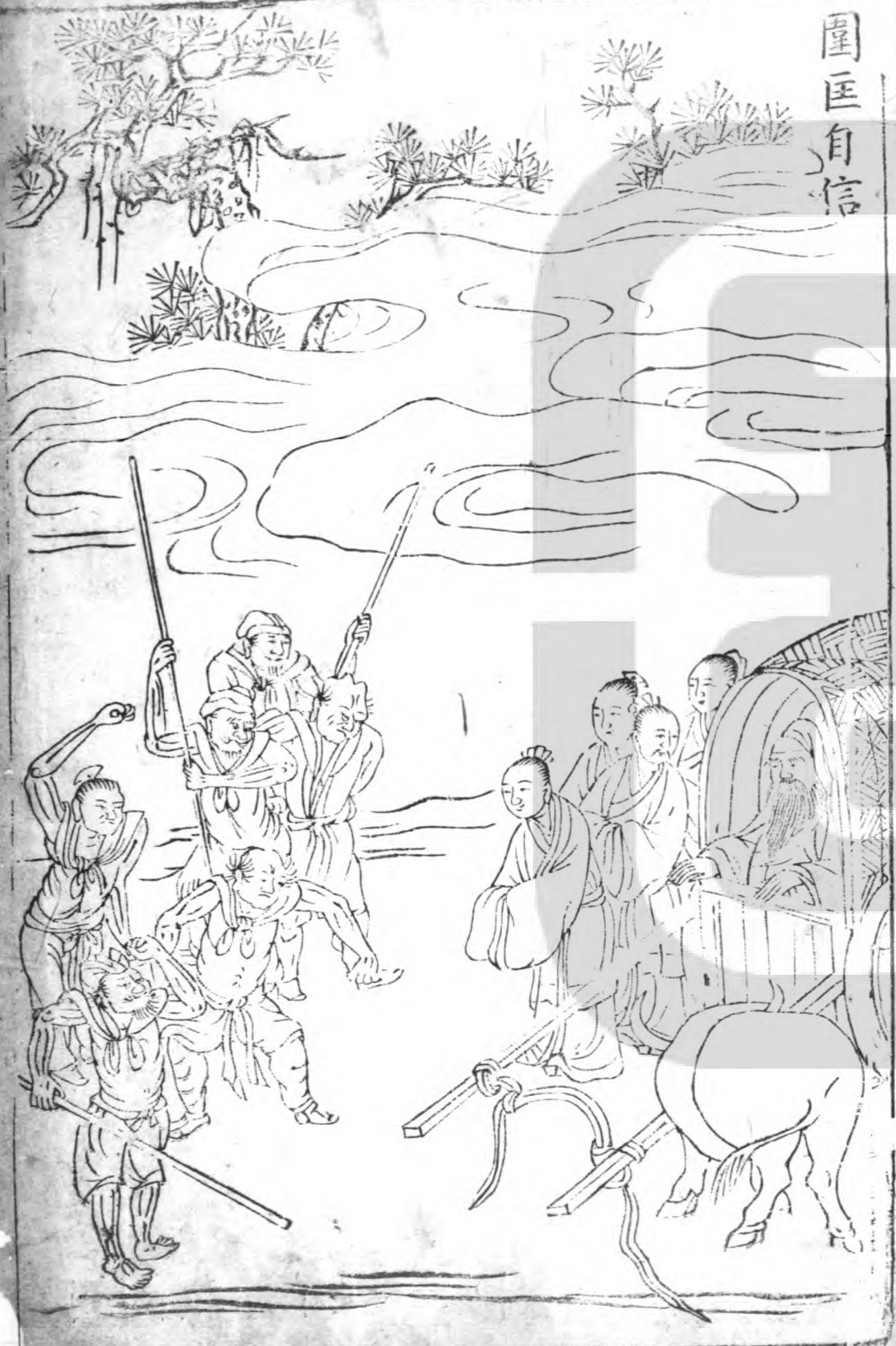
受樂過行



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魯君為周徧道路之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怠于政事孔子遂行

按孔子一言大夫過制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顯史之不可伐而遂寢季氏之謀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吾于是而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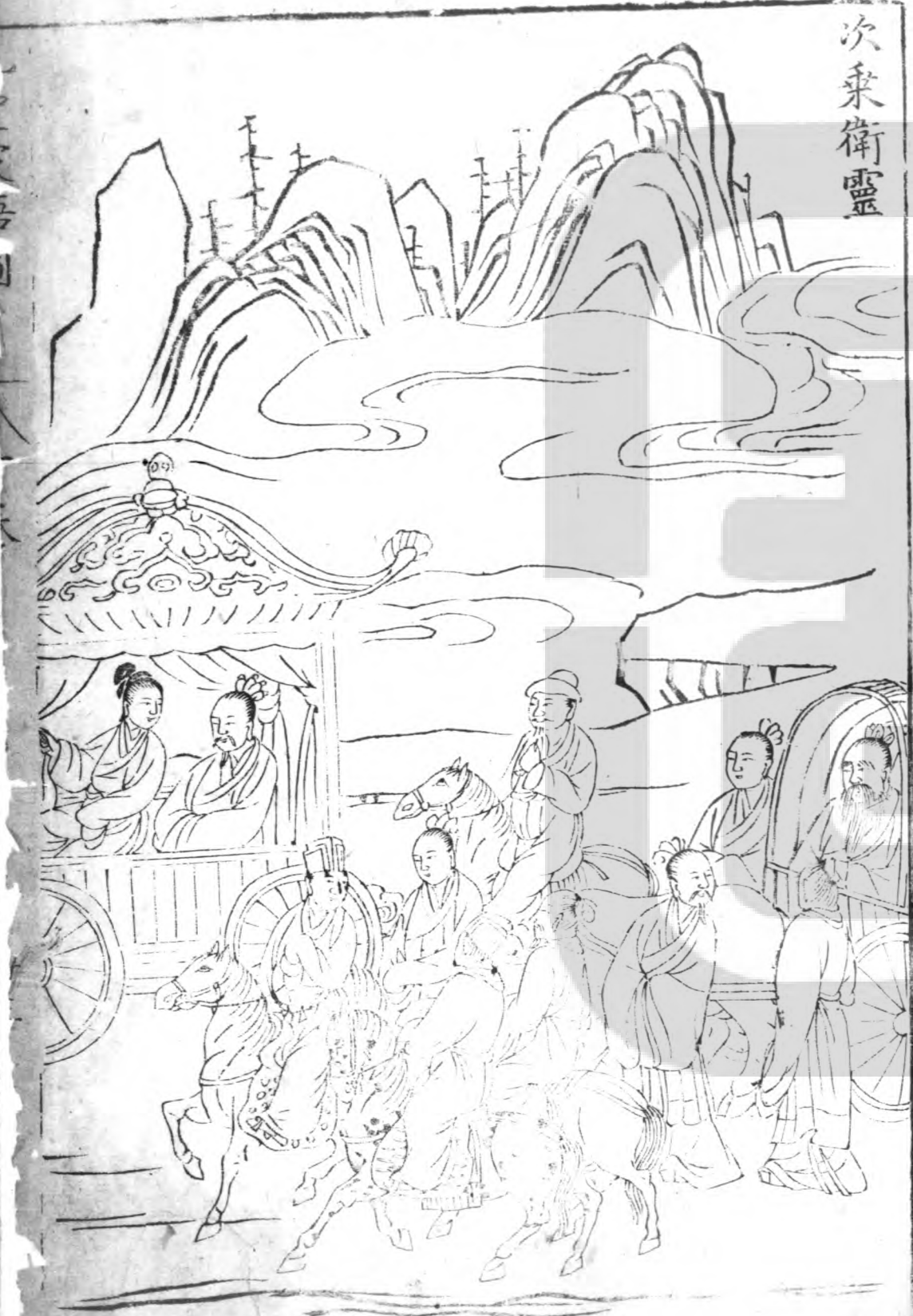
圍匡自信



是年孔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過匡陽虎曾暴於匡
孔子貌類陽虎匡人拘孔子五日孔子絃歌不輟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
虎也遂解圍

按史記以為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
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仗趙簡子簡子勢方
強橫匡人豈敢犯之况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
不類匡人何至惑于貌而悞其人耶盖欲解孔子
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

次乘衛靈



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反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遙
市過之孔子醜其所為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遂去之

按靈公方逐世子蒯瞶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
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
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
以見南子為悅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是天理
理可見則見之何計其孰為善孰為惡孰為男孰
為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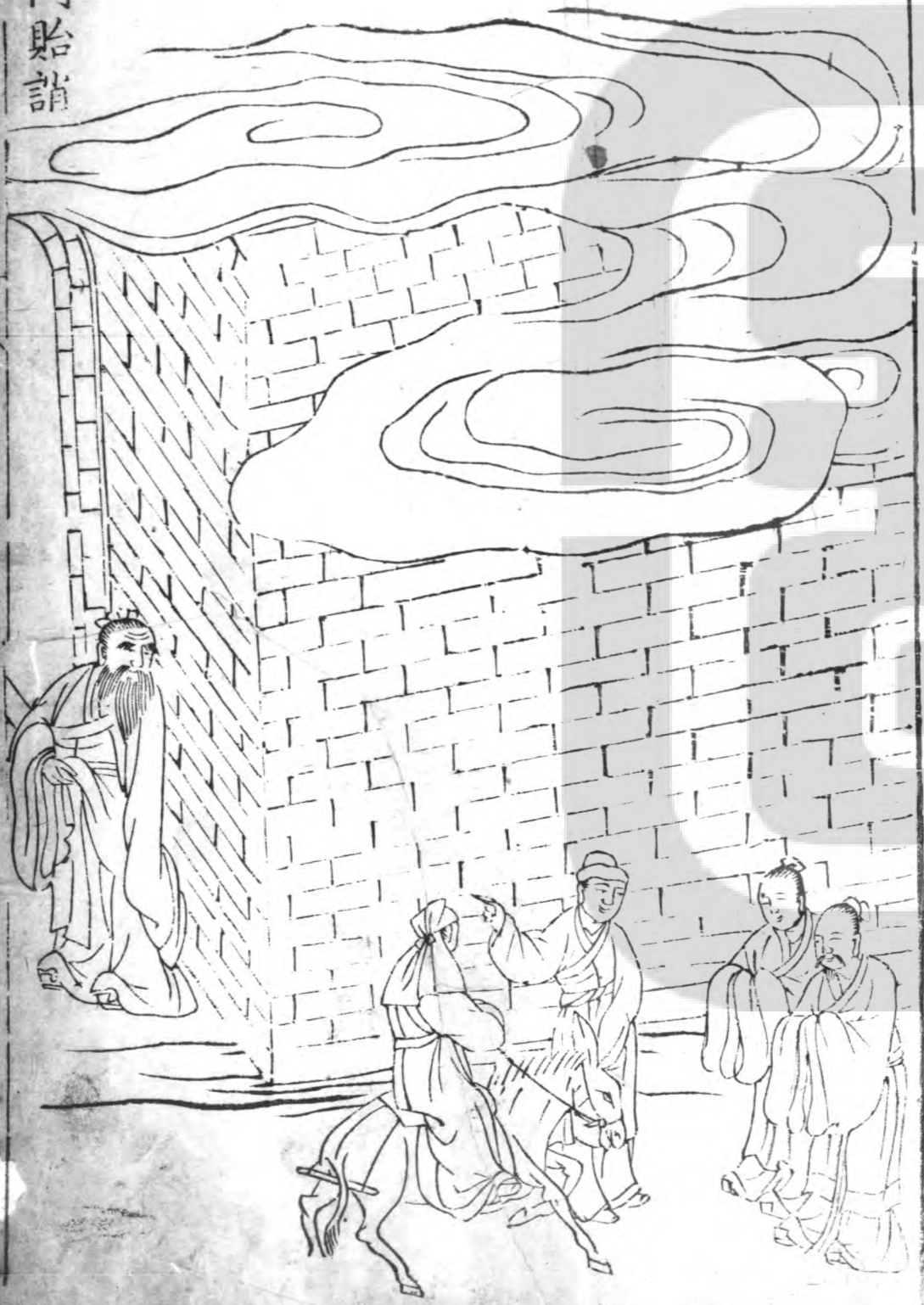


習禮宋郊

是年孔子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而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證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真也

東門貽誚



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宋適鄭
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顙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自肩以下
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告孔子孔子
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按孔子生亂世道不得行故有纍然而不得志之
貌鄭人識而譏之亦賢矣哉殊不知孔子當宋之
厄不得已而過鄭適陳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
望焉陳侯周卒不可與有為乃假其力以反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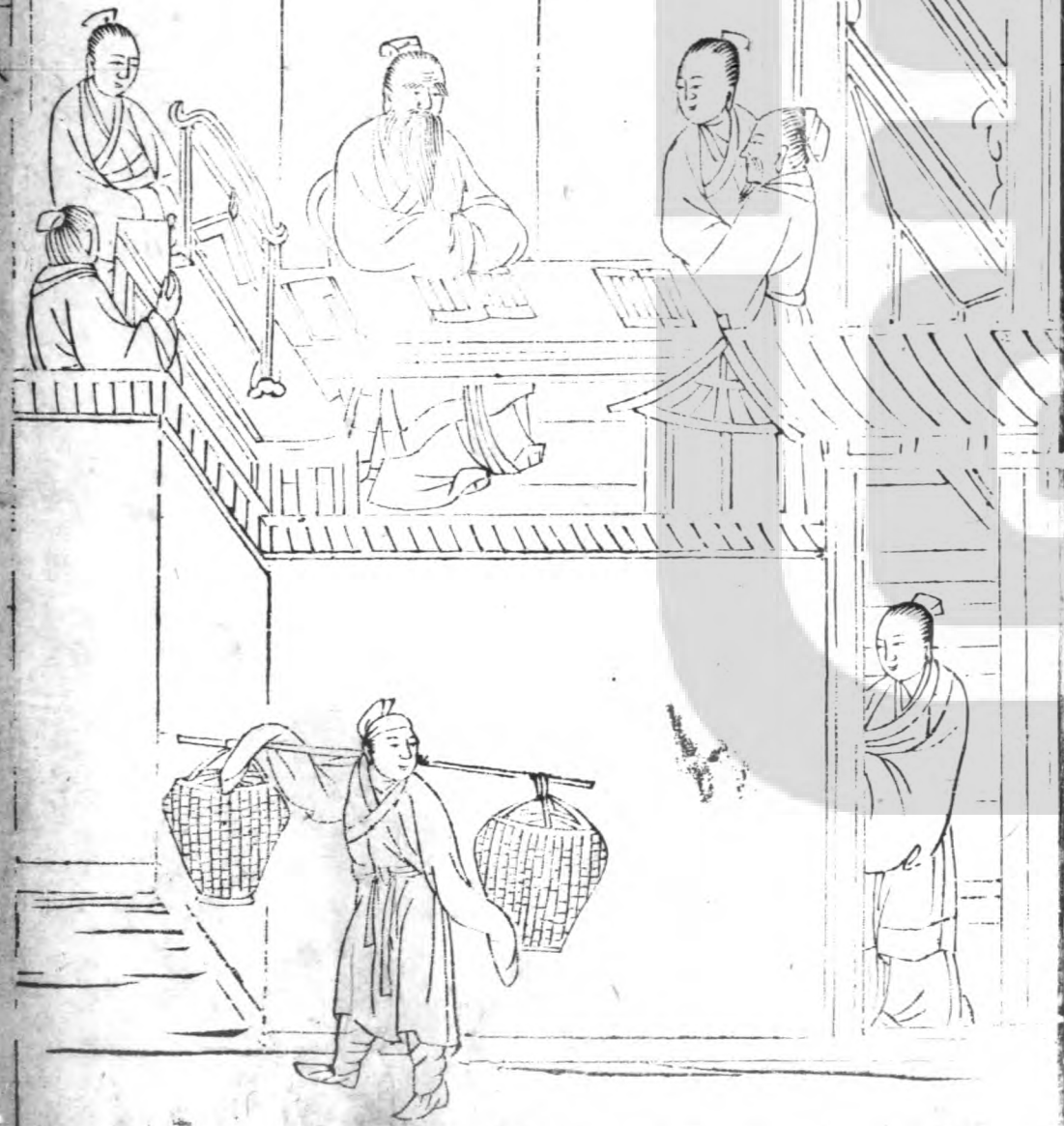


陳庭辯矢

孔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歲餘有隼集於陳庭而或
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憫公問孔子對曰此
肅慎之矢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八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
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家語國語
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憫公之問為是

寄心擊磬



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鏗鏗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果哉末之難矣

按朱子云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荷蕢聞磬聲而知其有心則亦非常人矣殊不知聖人憂時憫世之心正挽回治道之微權也烏敢以莫已知必天下也耶

禮衰去衛



是年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復如陳

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問蜚鴈之視而去衛如陳皆不得通矣



厄陳絕糧

是年孔子去衛適陳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
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然後得免

按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噫此豈衆
人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
焉削弱非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
想見矣若夫危邦不入之言迺為未至於聖者立
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不可執是議之也

石蔡問津



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去葉反於蔡忘
葉邑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
沮溺不告以津處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
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
而不輟

按沮溺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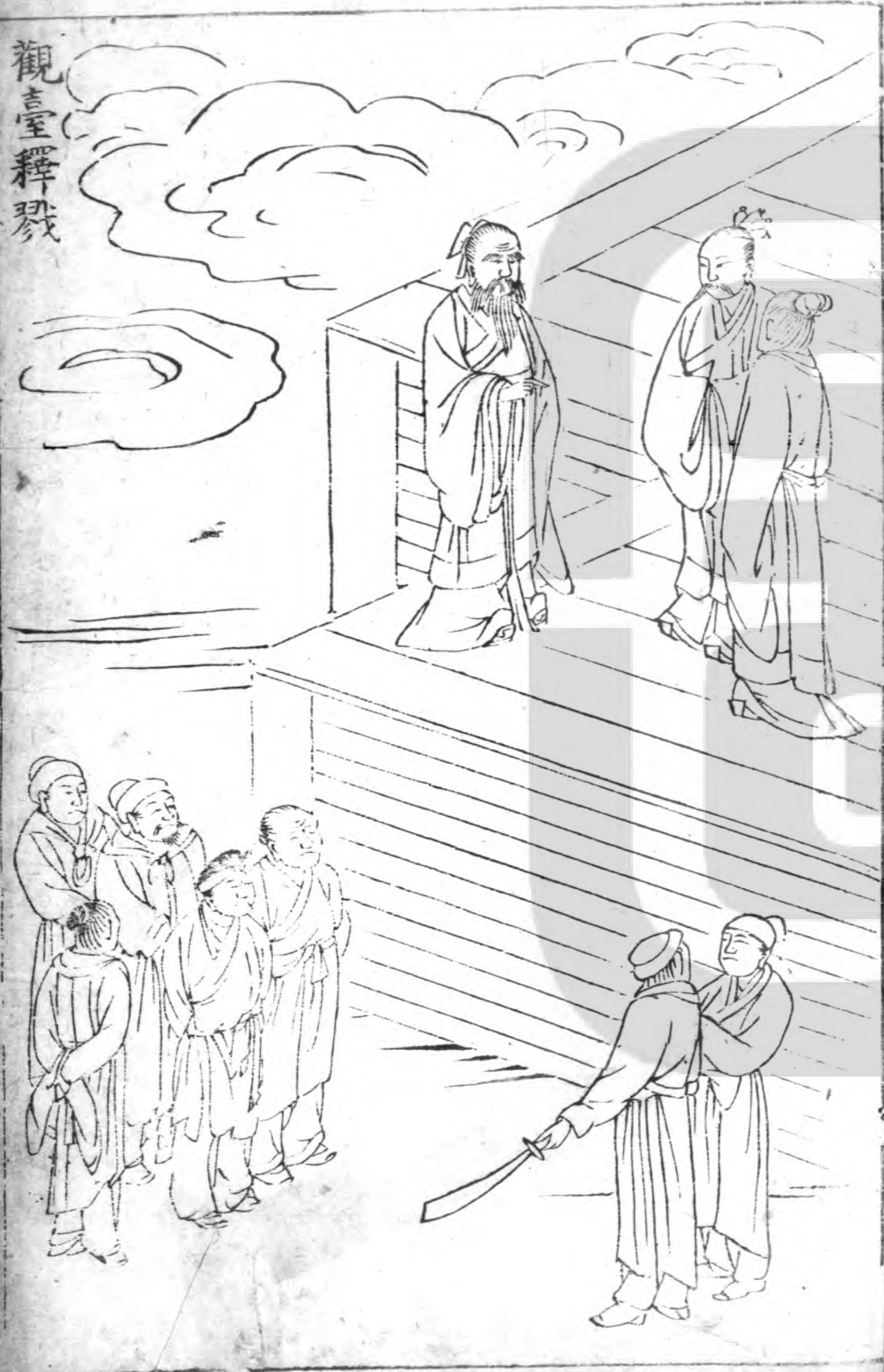
大明一統志以為葉人是也朱子以為蔡人吳氏以
為楚人者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為楚人亦是



臨河傷類

是年又反衛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西見簡子至於河許聞竇鳴犢舜華之歿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佯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息於衛之鄆鄉作臨河操以哀之

按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湏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故孔子聞之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遂返于衛主蘧伯玉家



觀臺釋戮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衛之陳陳
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
叔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
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
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之吏遂罷
按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
楚救陳軍于城父地名聞夫子在陳使人聘之則夫
子久留陳蔡矣何陳蔡諸大夫所設行未聞有一
事謀及於夫子惟見陵陽臺之觀而已矣宜乎後
為楚所滅也歟

楚封見沮



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衛之陳陳
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
叔之夫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
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
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之吏遂罷
按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
楚救陳軍于城父地名聞夫子在陳使人聘之則夫
子久留陳蔡矣何陳蔡諸大夫所設行未聞有一
事謀及於夫子惟見陵陽臺之觀而已矣宜乎後
為楚所滅也歟

楚封見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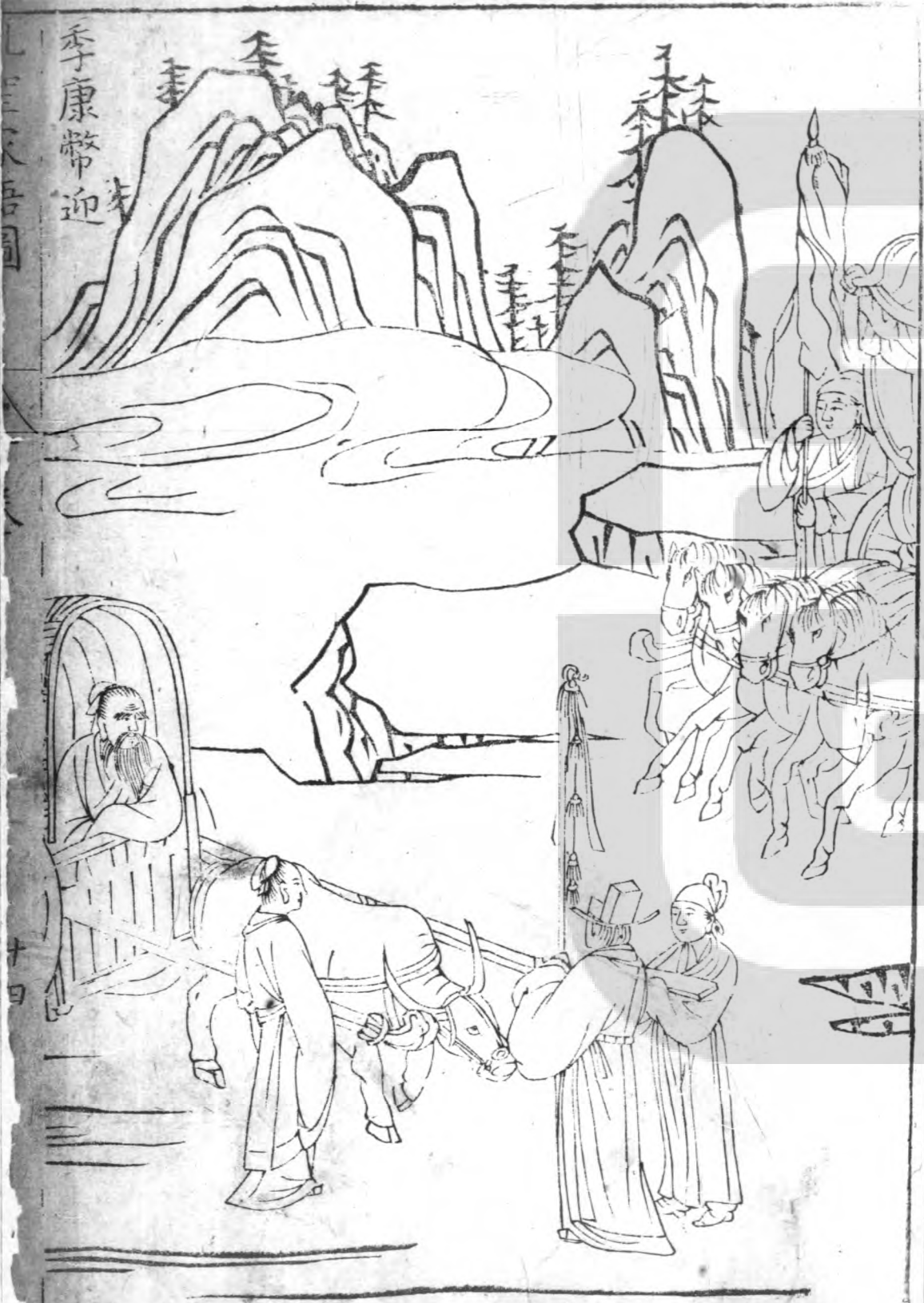
是年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臣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返乎衛

按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應七百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



是年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臣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返乎衛

按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應七百社為一萬七千五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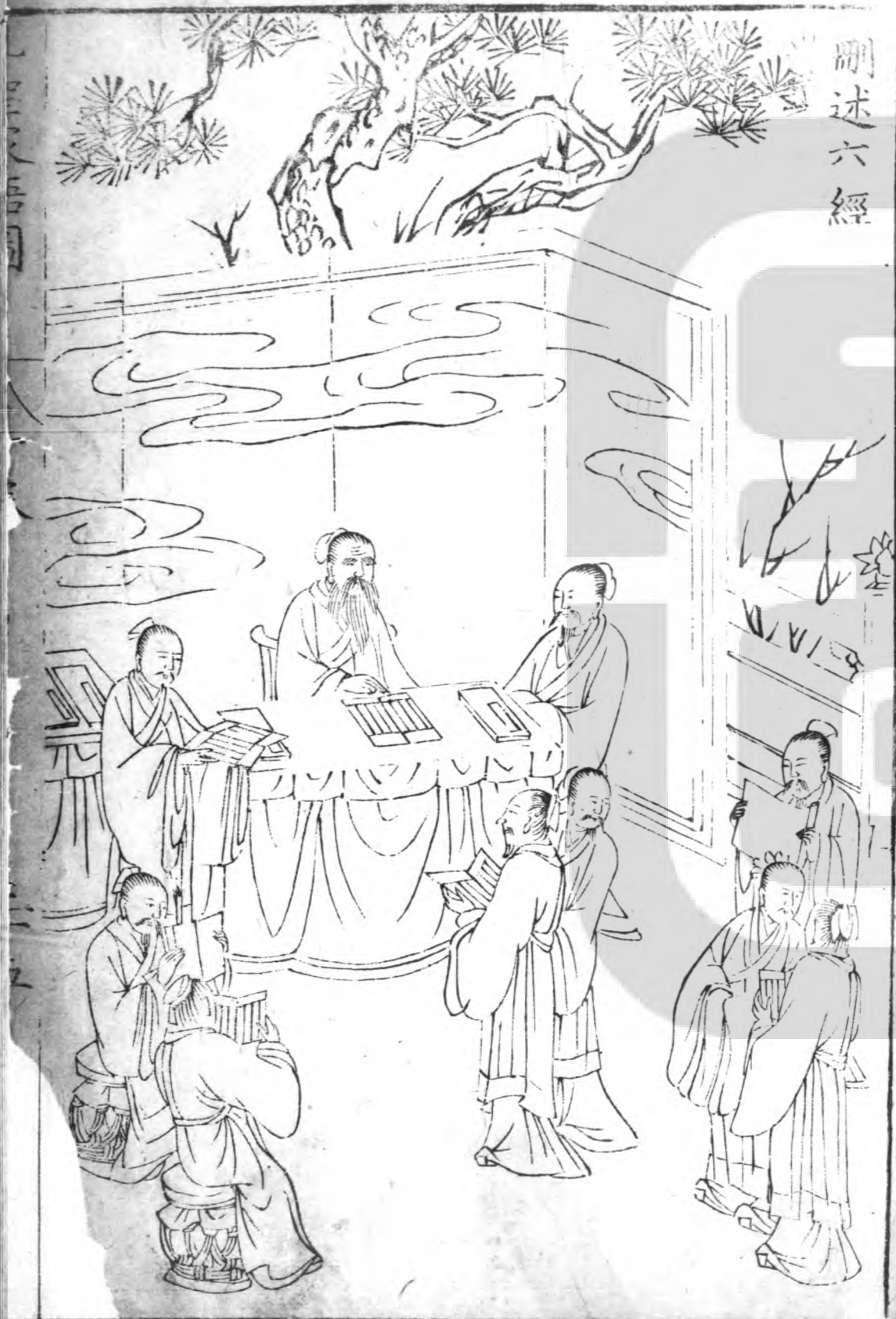


季康幣迎

孔子在衛季康子以幣迎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
丘陵列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
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
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洟
潺湲

按季康子追憶父桓子可召孔子之命欲召孔子
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
之不終是又為諸侯笑康子乃召冉求求將行孔
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送求
則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六求為季氏宰於是乃幣迎孔子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刪述六經



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歸魯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象繫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按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編次其事刪古詩三千餘篇上采契稷下迹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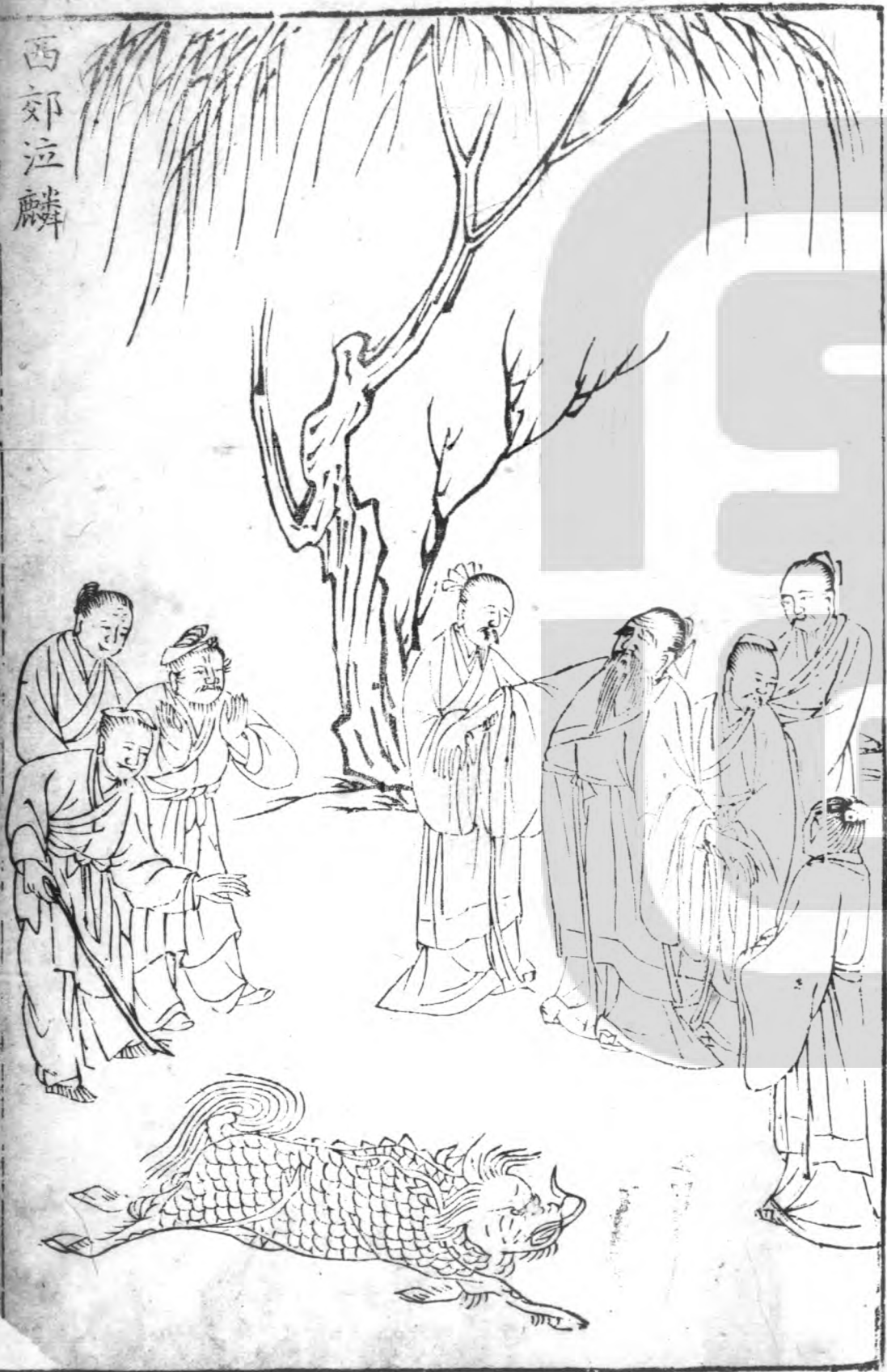
大可以無

著作小成



孔子自衛反魯之後三年因著作既成乃齊戒向北
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
而受之

按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
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
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
下召物產之禎也况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
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祕關
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赤虹化玉又何疑
哉



西郊泣麟

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哀公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之泣曰麟也麟仁獸出而歿吾道窮矣乃作春秋

按胡傳曰魯史成經麟出於野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林堯叟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夢奠兩楹



孔子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陳莫知其為將亡之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自解夢奠之占云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午時

按左傳作巳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在五月十一日盖巳與乙字相近故誤書耳

葬魯泗上



漢高宗祀



是年六月丁巳日葬孔子於魯城北上弟子皆
 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各復盡哀惟子貢廬於冢上凡
 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上而家者百餘家
 按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為大夫四
 月卒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又按門人公西華為
 志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榮之其
 飾棺也以素為楮楮外加牆車邊置翼恐柩車傾
 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
 乘車所建之旌旂則刻繒以崇牙之飾此用殷制
 也網盛旌旂之竿而以素絲練於扛首則設尺之
旌此用夏制也

魯自哀公十七年立廟歲時奉祠孔子塚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祖過魯以太牢祀焉

按湘王聖蹟圖讚曰穆穆廟庭聖德斯尊肅肅衣冠聖澤斯存漢祖崇儒躬拜闕里太牢之祀百代伊始

附歷代贊詠

唐睿宗御製宣聖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御製宣聖贊

王澤下衰文武将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宣聖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

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徽宗御製宣聖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彛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御製宣聖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聖宗御製宣聖贊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允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正考父贊

王粲魏侍中

恂恂正父應獨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慈約敬饘粥予口偃僂受命名書金鼎祚及後聖

小引贊

尹復臻府學教授

夫子之像其初孰傳得於其家幾二千季仰聖人之容色瞻若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蓋吾得而名言

石刻像贊

高天下於無者必以夫子為卑顯天下於有者必以夫子為微乃夫子之矩大中至正而無所踰非循循以從之不疾而不徐又何以瞠乎見夫子於卓爾有無高卑隱顯之間之妙用哉有來瞻衣其諦思之

謁廟贊

甄彙佳台山東魚事

於戲天地吾知其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潤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顏母山贊

孔公璜三代學錄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井冽寒泉廟閣白雲千秋萬禩永格明禋

手植檜贊

米芾宋太常一博士

煒東皇養百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
龍恠挺雄質二千年敲金石紀治亂如一日百代
公蔭圭璧

元明善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
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於手
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
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參於前
子所植焉形所寓焉歛之管規浩浩其天是倚以
為甘棠之賢邪抑與夏鼎殷槃而傳也

杏壇銘

高德裔

金開州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
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
此受我瞻道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手植檜銘

張頴

元尊江人教授

宣聖手植檜燬於丙戌之火根或戌之歲久無遺
後八十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頴來為教授甲
午春仲東廡頽趾甃隙間茁焉其芽躬植復於故
處矢之曰此檢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葱

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矢言之有相也銘以識
之其詞曰

茲檜之幹高參於天茲檜之根深及於泉是為手
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殷
而堅誰為崑岡良王以瘝誰謂斧斨美茹以連嘉
種載衍有芽其卷茁乎甕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
全其天然孔子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葱々芊
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
以始千億萬年

魯壁銘

自東江一竹曰來任子 有所以為三二 傳祥與且云一作任 孔子曰學之三年 不問作不問

藏書所以順天也 噫

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

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
當周之衰則否屬魯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過
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
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
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臯夔稷契伊呂之功
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
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竭帝道則後
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又

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臯
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
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之不
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卉服之衆與夷狄攸同
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
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
遠乎嗚呼金有羸玉有積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
滕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
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
毀斯文命共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夫皎然如

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
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
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
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後泰如日
月兮晦而後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
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
用之不息

詩禮堂銘

明李東陽

闕里孔廟之東有詩禮堂蓋舊名也按察僉事黃

君繡重建茲廟嘗聞故衍聖公弘泰言金章宗謁
廟時為行幄以駐蹕比去有司請撤之章宗云留
為孔氏延賓齋遂止勿撤近燬於火今稍移而東
南數武許加崇廣焉因為銘以遺今衍聖公聞韶
俾識之銘曰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
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
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
夷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斯堂亦遷有來繩
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金絲堂舊在孔廟左廡之東東直井前直詩禮堂
嘗握地得石刻知為孔子故宅蓋世傳魯共王聞
金石絲竹者也歷代之樂器藏於其間北者廟毀
而堂猶存新廟之闢堂地皆入左廡金絲則移而
西與詩禮正相直東陽既各為篆額復為銘余絲
之銘曰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魯共何人欲壞更存惟壁有
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茫昧書則
真有有堂載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

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面欲究厥初
視我銘詩

唐玄宗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祀之
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之一代中近魯王

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嘗與夢
相同

太祖高皇帝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回京
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

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宋人詩

題祖聖詩二首

孔道輔四十五代孫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闕家書典墳啓發皆
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素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頻
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

題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頌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
雪霜右旋符地順右紐象乾剛枝覆詩書府根蟠

禮樂鄉盛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
蒙借鬱蒼毓靈金木芾鍾秀極勾芒氣爽群居席
烟凝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
尺騰凌上百常傍欺半林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
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
驚魑魅瑞疑待鳳凰鱗差闕翠甲幹錯羽林槍
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縱何
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
封王誰念真儒跡何當議寵章

趙鼎手植檜詩

趙鼎 兗州府知府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達得靈
長根踞龍蛇勢枝延鸞鷲翔勞躬師禹稷蔓草藉
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圍欺漢武栢愛奄
召公棠日月成塵劫乾坤屢戰場恩深感樵牧忠
厚及牛羊云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
宜並子孫昌

謁孔廟詩

錢伯言

接得丹枝黼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成
均謝先擁朱旛拜廟堂

二首

高詡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
禮在子孫萬古讀書堂

六經不幸火於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
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題孔林詩

靈光殿右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暮鴉惟有孔林殘
昭穆至今猶屬仲尼家

元人詩

二首

名亡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元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

文主萬世攸宗帝者師慶衍魯邦綿子姓轍環天
下仰容儀謁來瞻拜門墻下得遂平生願學私
龍顏帝子駐鑾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王
業盛秦坑火冷霸圖除空傷筆絕麒麟史高載壁
藏蚪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幸五車書

三人相和詩

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欄淵源自古尊
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
倚魯成寒飄零踪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一簞

韓文獻

萋、野草翳霄壇回首尼山一倚欄空想文風復
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夜禽聲雜高閣春
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劉詡

棄閑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踪思
孔孟百年雅集數楊韓泉通鰲背波汶冷月照龍
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柳塘沙路走壺簞

劉惠淵

七十逞、席靡安周流列國始旋轉發明天理見
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仁

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榮封裕後昆

范震

玉振金聲仰素王此生何幸謁門牆魏、道德乾
坤大耿、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
古蔭珪璋淵源洙泗間孫衍疊、吾伊舊講堂

吳啓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酬罔極竟無能徽垣不添斯
文柄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半林楷
木綠陰層一坏黃土留遺迹直與乾坤共慶興

楊文郁

悠々往古繼來今天地無窮照孔林兩下金絲堂
下拜門生無負百年心

國朝詩

二首

彭勗

秦火靈光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
沂流泗水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榛莽惟餘闕里存年深林愈茂世遠道彌
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毓粹門問今承繼歎六十代
仍孫

李卜

轍還天下去遲々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天
地鐸文章經緯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
金漢古碑獨有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進士

幾載窓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喜在文
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秦火暫焚亡二世宋星復
聚啓諸儒升堂歆繼三千末貽蹇庸材愧不如
杏壇北去無多路秦岳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
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
碑跡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人心

劉濬

久坐儒羶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慚
無補闕里從遊幸有餘道學萬年資領袖斯文千
古賴權輿也知聖德同天地歷世君王復幾如

黃仲芳

山東
參議

路入垣門一經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林叢嶽佳
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牌鳥
篆自東周鯀生何幸躬瞻拜不薦蘋蘩答聖猷

徐源

工部
主事

百畝青丘葬聖賢繫三墳珠璣桓魋石柳成

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闕里光華同皎日沂清
派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牌古木前
祖陵懷古

孔公璜

清暇重臨駐驛亭儼然空仰聖儀形水通洙泗淵
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馬足風雲開輦路螭頭苔
蘚獲碑銘楷文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萬齡

孔壇老杏詩

潘禎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道德猶
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成化雨樹留西
日醉暘春遙遙駐節躬瞻拜盡是清朝老縉紳

題尼山毓聖祠詩

陳國瑞

承詔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特褒崇五峰鴈列崗
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潤應知流澤遠頂圻猶
見肖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代隆

題宣聖墓詩

李東陽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恩霑周雨露儀識漢衣
冠駐驛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深樹裏無路可
尋看

孔聖家語圖卷之一

